

集部

劉蕺山集卷十五

明 劉宗周 撰

傳贊 祭文

大司成芝臺陳公傳

天啓崇禎間有經濟名臣曰大司成陳公諱仁錫字明卿別號芝臺吳之長洲人登天啓壬戌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丁母憂服闋起補原官充經筵日講以忤逆

璫忠賢削籍歸今上御極用廷臣薦起原官尋晉春坊
中允改國子司業再補經筵晉諭德謁告越二年即家
起南京國子祭酒甫拜命以疾卒是為崇禎甲戌年五
十六天子念講幄舊勞賜祭葬而鄉人仍祀公學宫錄
賢也公著述甚富其大者凡若干種各若干卷行于世
君子以是窺公夙抱之大云公生有異姿自少辨博屈
其宿老益務攻苦治舉子業蚤有儁聲年十九薦于鄉
明年下第父崇德君謂公曰兒不患不貴顯正患知遇

早學殖不固他日無以報君父耳公唯唯乃大肆力於
古人之學首讀孔孟書曰吾向者所治帖括之說微言
大義不在是因日積所疑抉其指要久之得數十萬言
于是有四書語錄已聞毘陵錢啓新先生倡道東南尤
喜與學者言易公復負笈從錢先生受易學久之印可
錢先生恨相遇之晚也于是著淵天紹易羲經易簡錄
等書公既治經學有聞乃進而旁治史家言遂留心經
濟之學始公父為崇德令公讀書署中習知民艱念東

南物力已竭而惟正之供不盡歸朝廷弊坐中飽因核掌故紀見聞為吏治砭石于是為賦役一書以令而觀吏道之汚抑又甚焉時公固經生也而熟籌天下事早已井井及公既遇矣職在編纂益取史家言商榷古今理亂興亡之故無不洞如觀火讀資治通鑑曰美哉辨忠邪審治忽箴諫深切其啓沃之資乎于是有通鑑論校緗日會紀二編一時傳者紙貴既晉經筵會魏忠賢專國命時事日非公進講之下惓惓以博諮廣詢進賢

遠奸為言其黨聞而惡之一日忠賢以軍功冒爵上公
給世券公當視草辭不可或怵以禍公曰死即死耳券
不可草忠賢乃別屬所私而尋以朋黨誅報復坐公削
籍詞連文文起翰撰欲并殺文起公去惟闔門待死而
已顧乃心不忘當世復考經濟之說兼總條貫以類成
編于是有經濟八編每顧逆焰日張衣冠之禍不已輒
飲泣曰吾終無以報君父乎會今上臨御天日重朗次
第進用而公著通鑑一書上已從藩邸螢塵乙夜之覽

以是頗知公進用之公之晉司成也佐祭酒顧公錫疇申飭祖宗積分法為儲才地而公則時進國子生諭之曰吾所司何業德業乎學業乎功業乎教不行而敗若類如曠官何聞者相顧色起會先朝餘孽猶時時布要地錦衣棊者忽蜚語中公禍不測未幾錦衣自敗獲免公遂以官諭捧節周藩役竣請告還里公前後輶軒所至若邊陲要害建置沿革及一切吏治民生無不得之咨諏一日讀西山氏大學衍義好之已讀文莊公補義

猶病其漏也閒取時務之要續補之于是有行義合刻有皇明行義刻而公復騵然曰詳于古而畧于今艷記載之空言而忽祖宗之成憲非所以昭法守也于是又倣二氏之意為皇明世法一編紀高皇以後累朝創守鴻模于天德王道之間炳如也公一生著述之文莫大于是然心神亦遂已殫竭猶力疾成書竟以不起至公所扼腕于當世之故者一則曰重閣權則旁竊自杜閣臣得人則閣權自重一則曰任將者刻于持議而寛于課

功故不能不事欺罔將兵者掣肘平時而責成臨敵故不得不出而敗衂又曰天下事尚可為惟言路與閹人隔絕雖劉瑾汪直不久當自敗乃者中外之故難言之矣流寇交訌積十餘年不解聖天子經營禍亂之日久亟思得惟幄臣以責幹濟意未嘗不在公也即海内識不識無不注意公一人旦晚且相而公已先卒不及待豈非運會之阨使然乎始公既久困公車念母吳夫人老不欲應舉會神光二廟相繼賓天公泫然曰吾獨非

顯皇帝所録士而廢草莽之義乃進請于母曰紀將北進哭二陵乃圖終隱母頷之壬戌之役既上春官即策蹇走西山拜二陵徘徊灑涙而去其至性天植如此是年竟上第後公除母服正權奄肆虐彪虎縱横之時公欲弗起因諆之文起諸君子僉曰國事至此某等坐縻無可為者子尚寄朝籍而圖潔身自便乎公感其義幡然起當是時朝士稱上公勸進忠賢無虛日致伏謁稱九千歲宗社大命危于髮絲天下已無君臣之義矣券

誥一拒凜然揭一代綱常還之君父卒啓今上中興之祚可謂功在世道而識者終惜公之未大用也公束髮以天下為已任又痛崇德君蚤世不竟所施輒奉其遺訓一生孜矻大要歸之經術經世晚葉無夢園讀書其中公之自命居然遠矣而卒限于年稍讀公無夢初稿亦足想見其先憂後樂之致云初崇德君蚤世而太翁太毋皆尚在耄年衰病公承懽昕夕代崇德君終子職者八年太翁每嘆曰吾兒不亡及二人相繼謝世公哀

毁一如喪崇德君也毋歿痛含歛不逮廬于墓所者三年嘗出前後經筵所賜鏹及八年餘俸置莊田若干畝贍族最後又推以及姻友及病亟猶勉裁成籍以示後人于是有病中一念錄是為公絕筆公英敏博達志氣偉然濟之以學遂稱通儒其于出處去就間介然中立不激不隨淵乎其近道則得之學易居多故公于錢先生没輒製一主私祀之終其身其篤于友誼又如此予生也陋不及交公然蚤知公為正人心相許也比公歿

而公子濟生偶顧予輒以公千秋之役見委予以不文
辭越二年公倩吳子守質又來而吾會邑周令君又代
為請者再誼不得辭遂本經世之志以綴公傳補楊太
史所未備俟史臣兼採焉崇德君諱允堅萬歷乙未進
士仕終崇德令其他世系卒塟別見令君為公禮闈所
錄士來治吾會稽有聲予又因會稽以知公也
外史氏曰熹廟初海内正人自皇祖五十年培養以來
一朝而畢聚于朝其間高者談理學次之樹風裁下亦

不失為慷慨氣誼相與狎主齊盟共効澄清之志惟公及文閣學最晚進巳寖然壇坫而公獨一意𢧐光歛鍔矻矻鉛槧間談經濟業人莫窺其際後諸君子次第坐鈎黨或廢或死或鬱鬱牖下説者巳為門户之禍諸君子與有過焉公雖不倖免實愛其死以有為而所談經濟業卒不顯嗚呼宋之衰誠正而迂矣即陳同父不能開南渡之運公亦何負于清時乎

徵君辛復元傳

徵君辛子諱全字復元山西絳州人崇禎中廷臣交薦學行以貢入京師待詔故稱徵君云徵君生而岐嶷丰度玉立識者知其非常人九歲入小學通孝經論語會族人誣構縣役事破其家徵君遂廢學去而治生或謂其父小亭公曰而子千里駒也而局促轅下終乎遂聽之竟學時徵君年十六矣則從塾師讀書太山祠偶及程朱行實心慕之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至也遂焚香端坐紀錄言行其立志如此顧猶未知所入年十九讀讀

書錄知入道必自敬始作主敬箴以自勗自此棄去科舉之習一意聖學時人聞而笑之弗顧也未幾小亭公卒以七戒名所居葷酒笑游歌咏燕會及諸吉事皆屛絕著孝經闕疑年二十三門人始進徵君益深自期負玩心高明悟河洛之說因以契天名齋自稱天齋子郡守張公某聞而異之叩其學大驚以為程朱復出即向之笑者至是偵其敦篤嚴苦狀皆折服于是門人日益進年二十七始就室于張補行冠禮于學宮之明倫堂

從學師曹公茂孺請也其年督學南公居益校士至絳特延之就試而終不以舉業應因策以明體適用之説則條對幷然遂令冠多士餼廩之學官檄赴秋闈辭明年巡撫吳公悌薦于朝不報又明年過關中執贄馮少墟先生先生稱之曰辛子年少而知學充其詣辥胡不足多也又踰年過安邑執贄曹眞予先生自此徵君之學益有師承風動遠近所至登壇鼓篋答問如響同志雲集嘗一會于垣曲再會于安邑三會于平陽四會于

長安五會于洪洞六大會平陽二十四郡邑士于明倫堂皆從當道所請其守令而上有摧雋之風徵君則益以名教是非為巳任軺車所至必謁其里中先後名賢湮廢者則請之當道表章之而於河津則謁薛文清于太平則謁王文忠尤以寄景行之思仍録其門人之賢者配饗于祠為舊典所未載云天啟中魏璫擅政屠戮忠良則為文以告關忠義聞者裂眦流冠渡河貢士盧若水首建義旗攖難及婦女王氏等皆不屈而死為著存

烈編以哀之比歲凶饑殣載道徵君繪圖上之直指因
上聞得發帑行賑其惓惓不忘當世類如此毋陶安人
卒哀毀如其考三年不入内室時徵君年四十六矣居
恒有感于當世之故嘗著衡門芹經世石畫二書擬效
龍門故事上書以獻既而不果嘆曰資格不除科目不
變而求人才飭吏治是却步而希前人也先是巡鹽李
公日宣巡撫祝公徽又繼吳公後先薦于朝皆不報及
督學袁公繼咸廉訪所屬人才得徵君接以殊禮貢于

朝至京入胄監大司成倪公元璐令講學辟雍聽者環

橋風動輦下一時薦紳先生皆折節下之會流冦孔熾

震及鳳陽皇陵徵君痛憤著治平謀野擬上聞而上方

下詔命廷臣各舉賢良一人以備守令選遂中止而侍

御路公振飛首以徵君名應詔旋給假還里其後内閣

賀公逢聖上書曰辛全忠孝特根天性尚友古人所謂

窮不失義而得已達不離道而民不失望者全足以當

之非守令器也令即用為守令臣亦敢為得人慶矣遂

奉特旨召用而徵君卽以其年九月卒于里門則崇禎丙子云年四十九疾革門人叩所學曰來時無一物去時無一物復謂其妻張曰吾始終止此持敬語不及私謚曰文敬先生因祀之養心書院卽徵君講學地也先是絳守笪公繼良擬爲徵君建講院會選去則解所佩銀帶貯庫爲他日鳩工貲至是成笪公之志以祀徵君亦足以表一時人心推服之誠矣所著書數十種而四書說及養心錄頗行于世其他語錄復若干帙徵君既

歿之五年庚辰其門人賈鼉來越請為之傳因慨然許之

劉子曰予往年赴召得接徵君於邸且讀其所著書數種未嘗不嚮慕其人以為真儒復出而徵君方急于用世不惜援周流歷聘之風以自見意者大直若詘道固委蛇及徐考其平日立志之卓制行之醇已足為吾道建一壇宇則其于出處去就良非無據其眞閘龍門之風而興起者乎自洙泗風微典型日遠士大夫溺于自

私自利之説不復知有天德王道之大全乆矣微君不由師傳蚤印聖矩遂毅然以世道為巳任使得竟其用由賜不足讓也而僅止于此乃其學則已升堂爾矣嗚呼吾今不得而見之矣

文學沈本人傳

予蚤嵗得交沈子相處頗落落而心實器之晚益加嚴重引以為益友一日予卜葬内子犯人祖塋沈子來解予有難色沈子言未終而去予因自訟曰沈子竟以為

不可乎自從每見沈子必内愧久之而事解得竊附于補過之列曰吾不敢負沈子也而沈子已謝世矣悲夫沈子性坦直與人交語必由衷遇意所不可輙侃侃陳說或面折人短長當之者始若不能堪而卒亦亮其無他也其在隣里親族解紛息爭多一言而決與人期雖久不渝遇急難輙多方周䘏往往陰行其德而不以告人夫沈子雖困諸生中已隱然為一方中正有達官貴人所不及者然居恒扃戶讀書絶不妄與人事其于聲

利之途岸如也故終身不揖見一有司識者以是稱其有士行予所為嚴重沈子者此也沈子諱祖誠字本人世家郡城西之霞頭鄉其王父龍津先生校以淳德見稱父烈積學有聲配謝繼汪舉四子而沈子居仲為汪出云少補諸生輒下帷攻苦數試有司不利年既遲暮而志不衰久之子姓多鵲起者顧兆錦夢錦曰二子勉之矣吾雖老當先爾著鞭及撤棘復報罷意亦豁如也父卒事其母汪極謹汪晚年痼疾沈子湯藥必躬親隨

卧起以為常昆季並長于文學而壎篪和鳴友愛備至伯兄謝出也先故無子為之定嗣且撫其所遺二女如已出兆錦輩早孤亦撫如已出人尤難之歲庚辰吾越告饑沈子獨率其鄉之人行賑里中全活者甚衆明年饑益甚上官廉知沈子賢遂委以一鄉之政而沈子徵發期會次第井井至措置粥廠事宜纖悉皆具遠近就粥者歸之如投懷而沈子益出其私捆不貲以佐緩急鄉人皆相感而勸時酷暑中沈子往來經紀竟以勞得疾

既革猶惓惓言粥厰事不已鄉人感之多為望禱云年五十六配章氏為予舅華臺公為漢長女而沈子竟無子既卒兆錦遂進為嗣子因思所以永其親也向予稍述岸畧予喟然曰予志也具書之二錦皆從予遊有志操

賛曰仲尼論士首行已次孝弟次言行必於信果此外無聞焉嗚呼上焉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其次斯可矣後世士風日薄高者馳騁詞章下之奔走勢利至有名噪公卿行同市賈以自誇詡于人曰名士而士亦爭艷慕之

以為榮使世道卒受其敝當是時求一扃户讀書其人已如空谷音況進而語士行吾乃于沈子有餘慕焉

外大父章南洲先生傳

先生諱穎字叔魯號南洲會稽道墟章氏章于會稽舊為望族而先生家世隱約父信齋公樂善好義里中稱長者先生生九歲而母林卒則刻苦讀書以承父志年十四五從上虞孝廉狷齋謝公受易公器之巳又學于徐公二公以易名其家後皆登進士第為名宦而謝公

風節更著即世廟間以御史四劾奸相嵩者也先生英偉夙成長而漸被二公之教益挺挺自立傑然有壓視珠玉銖視軒冕之志乃大肆力于經術久之遂以易學顯名于時發為制義追琢古致而多獨解一時知名士無不傾交先生每邀先生聯講社得疑義必顧先生云何先生徐出一解則四座嘆服因益奉先生為祭酒諸文懿公累上公車不第一日過先生再拜請教先生具言其故授以指南公躍然復再拜謝去尋登上第因終

身聯為金石餘所交知名士後先登第去者德先生不忘類如文懿公也少與族兄少忝公禮僉憲公煥號章氏三傑先生獨數奇以郡諸生試于省者連十一舉輙報罷年踰艾矣乃去而從所好以處士終始先生困諸生既久一日以蓍卜遇蹇之謙其繇曰大蹇朋來則喟然嘆曰吾其已矣將在及門二三子乎已而門人日益進數十年間吾鄉以易顯名制科者多出先生之門先生遂儼然為當世師無論識不識無不稱南洲先生云先

生之設科也量人材器而程之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其要歸於
彀率發必命中乃已至率作之際風雷迅厲又使人鼓舞忘倦
故及門多所成就始而教於族族之士無不爭延先生若其後族
孫如鉉以孝廉舉已教於鄉鄉之士無不爭延先生若若陶允
宜以駕部郎顯羅光鼎以比部郎顯沈校楊大成並以縣令顯
已進而教於郡邑郡邑之士無不爭延先生若若馮景隆以大
參顯趙壁及吾族祖𡵆並以州刺史顯宋某以縣令顯已進而
行教四方及京師則所至皆爭延先生若華亭徐文貞孫元春

以進士舉中州郭蒙吉以別駕顯順天周應中以御貳顯及其老而再遊京師則朱張二翰學陶宗伯爭延教子弟而陶望齡以南宮第一人舉以司成顯朱敬循以通政顯張汝霖以憲副顯張汝懋以御史顯巳申少師瑶泉公獨延教其壻郭生頊之還家年已七十餘矣再延陶氏陶允嘉以鹺運副使顯年八十而不肖宗周弱冠舉進士則先生所手植而成者也及年幾九十猶為諸孫授經周光祿聞之遣其子來學人以為伏生再出

其他後先及門者不下千餘人傳先生經學世其家者又數十人乃先生雖不發于身而仲子為漢亦受先生一經舉于鄉為名邑宰先生之道不終蹇矣始先生教如鋐三年而有成曰鋐自此舉矣然艱于第得周光祿曰奇士也但不宜遲暮則盡出其枕中秘授之曰熟習之取科第如寄光祿唯唯一舉而連捷得陶司成曰吾非子師也行當大魁天下得朱通政曰子他日名位埒望齡及周光祿數起數仆則誡之曰子病太剛終不能

大顯朱通政以先生九十來稱觴先生睇視其俯仰狀
私恚曰叔理不久矣未幾死自少愛宗周曰兒必有成
宗周之舉于鄉也先生方隨任仲子有粵西之行舟泊
江干宗周出初塲以試卷呈喜曰甥必舉矣予何為事
萬里行遂辭仲子還而得宗周捷報然猶以少年登科
第為不幸其負知人鑒一切奇中往往類是先生性豪
爽嗜酒每晨起為諸生授經畢輙會客飲飲醉後輙駡
座不顧尊貴人尊貴人在座者次第竄匿去益達夜飲

不休甚則推食案鼎有狼籍委地主人不敢俯而視又整席如初以進然此外不呼盧不射覆惟高談古昔稱經史及當世人物賢否而已故聽者怵然忘倦酒罷復考諸生課一一勸誡有差而諸生益日夜進于學館申少師邸一日偶自他所歸夜深矣問郭生課不應先生震怒命長跪不起聲達内庭少師起而聽翌日躬捧夏楚至謝曰願先生終教孺子自今不率則請撻之復顧其壻曰世世安得善教如先生者自此待先生禮益隆先

生雖日館貴人而語不及私未嘗一涉足勢利久而肄
卒皆信之聽先生出入交遊蚤夜不問兩處師相家皆
長揖上座或曰不已倨乎先生曰師道然也先生偉幹
修儀丰骨峻整面浮赭彩奕奕望之如神人而剛正之
氣得之天授當其發揚蹈厲一往而前能令千夫辟易
雖自謂賁育莫能當之先生常自稱曰使予得志楊忠
愍事業不足多也先生既有志不遇益憤嫉流俗往往
發之酒後既老而罵座益甚常自笑曰氣足以配道義

又曰吾生平嫉惡太嚴然人有片長輒頌不啻自其口出與人交終身不替遇有德于已者一飯不忘友人朱在川嘗助先生麥舟十金越數十年朱君物故其子落魄京師先生酬以夙金且給道路費命之歸其子曰伯何贈之腆也先生具道舊誼因拜謝而去又喜周人急族子𢇁𢇁罹于遣戍皆藉先生援得解先生終不言德也族弟某與先生比鄰子孫思欲并其第以自廣一日陷危法乃書券納先生求援先生曰吾敢乘危以射利

哉還其券而解之晚年家居里有遊手博塞鬬狠無賴者必匿避先生即不及避必自縛悔罪乃去俗幾一變云先生律己動循禮法雖造次不設惰容而心事磊落如晴空霄次洞然無纖毫隱伏故所至人望而敬之年八十命工繪青天白日圖小影曰吾平生以之則先生所挾以師表一世者非偶然已又曰吾平生學行得之謝徐二師居多益以知教之不容已如此也先生配楊氏生二子一女長為雲次即為漢女為宗周太恭人二

子皆先先生卒而孫輩復世其家卒于萬歷乙巳享年九十二疾革謂宗周曰此常事不足怖也先生所著易解存河南郭氏故不傳而詩文雜稿藏于家宗周于先生孫行也然不敢言戚屬而以師道事先生志不忘所教也

贊曰師道之重于世久矣語曰師道立而善人多先生發傳謝公之學擁皐比談易數十年淵源所漸多成名士宗周齷齪不足道如周光禄陶司成二君子皆卓然

樹立其出處有無為世重輕而一出自先生之門則先生造就人才之功乃在世道矣周光祿嘗謂宗周曰吾平生得之先生不啻先生之于謝公也嗚呼今亡矣夫

章端齋暨配先姊合傳

吾姊之嫁于章也其夫曰端齋處士有賢行而夭久之姊復夭因合為小傳以誌予骨肉之痛亦大略爾矣且閱時既久一二事狀恍惚胷臆間莫能吐也一日復得其弟體衡君之狀而讀之曰有是哉乃復為著傳曰處

士諱養仁字完素而端齋者則處士既歿而其宗人之賢者私贈之以當易名者也處士生而端方性至孝方弱冠喪其母謝哀毀殊甚竟三年蔬食飲水終喪猶不御綵服人多難之苫次中手書孝經一卷詳加考釋以示幼弟妹讀之志所痛也處士既喪母其父實峯翁欲弗繼娶則泣而請曰弟若妹皆幼失母大人弗繼得毋以兒長致有他慮乎若此兒以一人兩傷父母兄弟心將不得列于人實峯翁感之卒娶後妻陶而處士奉之

惟謹得其懽且飭弟妹曰有異子無異母故孝必稱舜弟必稱閔汝輩識之于是弟妹亦能宜其父母如其兄庭無間言處士少讀書不甚慧會賔峯翁歲歲客都下其兄某又隨入都下不歸以是處士稍長管家人鑰而廢讀書然既長則向慕古人所傳懿行每事輒取法至所以檢身克己時時常若不及然嘗手署當户出入處曰為善難作惡易一日之内三省乎身故其居恒坐卧行止皆有尺度而遇吾姊尤莊姊于歸數年絶不聞有宴

眤嘻啞之狀處閨闥之中肅若大庭見者或迂之弗顧也里婦有不潔者嫉之如讐即偶至其家去必浣其所經几席以示絶遇裸者于途望望然避之家居閈里人相詬聲輙掩其外扉如不欲聞翌日或召所詬者理繩之其人亦慚服去以故隣有詬者輒曰不可使聞于執方先生族某者其塾師也夫婦反目數年不解處士多方解之卒悔過為夫婦如初每曰吾賴此子得完一段天倫其漸為鄉里信服如此乃處士竟以母喪坐毀浸

病瘵瘵數年不起年二十四予外大父南洲翁處士族伯也為易名端齋鄉人以為信處士貌甚寢賦質尫羸宜無壽理然眇小丈夫而卓然至性過人雖未嘗學問動律準繩有有道仁人之槩天假之年充其至曾閔可幾也惜哉始予少不更事見人稱處士執方先生予亦曰執方先生既別處士三十年予老矣自顧行履猶不能當此稱使處士而在予將以畏友事之撫今追昔不覺流涕泫然其所以感予懷者深矣嗚呼孰謂處士果不

壽乎

姊貞範劉氏姊之歿也宗人誄之曰貞順而弟宗周以為未盡其美也改誄曰貞範云父贈公某母淑人章氏始予母之稱未亡人也姊方週歲而予在姙鞠育甚劬既而母子皆長養外家姊惟母之訓起坐相傍未嘗輕出外家户性慧朗蚕工繡刺而體頎然倩雅外父為擇壻于族得處士方抱廬中痛不暇問燕爾姊因之益修婦道旦晚執饋以為常賓峯翁甚稱新婦賢既免喪處

士亦旋即病瘵久之不起則姊年甫二十三遺一女一子次第襁褓中時予母子皆沉痛欲絶即其家人亦無不痛絶者且為姊難所處而姊擁衰終喪如禮哭泣之聲未嘗過聽除若不知人間有孤寡事者頃之孤子稍長則奉賓翁指延師教之漸有成而拮据米鹽益勤時賓峯翁家浸落矣又終不得于後姑遂與分庖又數年病瘵以終時年三十八稱未亡人者十六年而病而支離牀褥者將十年則姊心死于處士之日久矣心死之

而心毀之以至于病而同穴之意又不欲見諸辭色以為近于情而遠于義有傷處士之德也至此始以報處士地下昔敬姜晝哭其夫君子以為知禮吾姊乃以能為敬姜績者始能為端齋妻且不愧為劉氏女表以貞範有以也夫貞範生于萬歷丙子少端齋一歲而死于萬歷癸丑端齋生于乙亥卒于戊戌女適何光捷邑庠生子一匡邑庠生撫于予終姊托也後姊十年而匡又死婦朱氏守節于今有姑氏風遺孤孫安民聘俞氏孫

女一未字

世父學可公傳

宗周近輯宗譜見先世有曰涉翁者其行義為先少司馬艮所先生稱述輒嘆慕不已以翁之德即託志園林如靖節宜必有福祚流于子孫可操券而俟及考其苗裔何寥寥也翁八傳而與予同輩稱孫枝者僅五七人其世嫡曰應麒麒考曰學可公亦以行義聞宗黨而父子間式微日甚伶仃一綫苟延門祚薄田不能給饘粥

敝廬不能蔽風雨一二期功之親又無論已于于是不能無感于天人之故予先所自出曰遂安即翁之仲兄嘗三上黙中脱父戍世傳孝子其後發于支千丁衣冠聚族人以為有天道翁大節讓其兄成名而姱修篤行不愧其兄至食報後人若霄壤豈天道有定不定耶抑一乳而分𣏌于此注于彼耶公諱壯字汝男學可其别號世為山陰水澄里人始遷祖曰文質公而曰涉其曾孫也公祖曰西橋公森蚤世配王安人勵節撫孤鄉里

稱之考曰列泉公庶配傅氏生六子二女祖考皆世有隱德而公加耀云公生有介節于聲色貨利處之淡然方盛年偶館於僻巷鄰有婦殊色忽暮夜寢室壞婦覆其下創甚大呼劉君救我公趨而掖出之時月色正皎四顧寂無人婦啓公無遽歸請逮于旦府君辭之婦曰非有他意處覆巢之下心神惶怖稍仗福人護持耳公許諾對戶而榻自鳴衷曲至曉不二婦乃謝曰古有展禽氏君得非其後身頗君世世受天之祐公曰某固願

學古人耳因自號學可自此公意欣然若有得也益以向慕古人之道而學之因默坐一室左右簡編經數月不出檢身益嚴日遠于非僻之習自燕居幽獨推之大庭無二履要在不欺此暮夜心而已如是者數十年人未有知者家貧歲為人塾師資館穀以養未嘗有戚容篤于事親及母病劇嘗封股和粥以進母飲而甘之翌日乃瘳及喪公方出遊在外忽一日心動趨歸父病革矣踰日乃屬纊哀毀終喪猶以無財不能為禮為恨至飲

之終身遇諸弟妹友愛如孺子患難相恤不避湯火迄今再世合食人無私財子無常父皆公之教公之學其可見于躬行者如此雖未卜其道之有聞與否亦異乎佔畢自修繁多而實寡者矣公蚤業科舉業有聞及一再舉不售輒棄去以處士終享年七旬卒于萬歷丙辰八月二十八日而距其生則嘉靖丁未八月初八也配顧氏生二女一子子即應麒頗能繩公志其後當有聞焉吾知公之學行且日光而日涉翁之裔未嘗不積而

大也此子所謂天道也

族子宗周曰封股而傷生逮婦于旦而至于瀆禮皆道之所不載而公安之正坐未嘗學問耳公有感于是始有意于學而猶未卜其道之有聞則學亦難言哉昔孔門論孝弟為求仁之本而中庸言上達天德乃在屋漏不愧始知乎此者雖謂公為知學可也

孝愍周氏傳

吾鄉故光祿少卿周寧宇先生立朝忠清一節有古社

稷臣風即吾鄉諸懿行未能更僕數鄉人多化之者而先生又有令女孫曰周氏嫁于汪而死義君子哀之私謚曰孝愍言不愧為先生孫也禮婦人謂嫁曰歸義重于夫恩輕于父矣周氏之為愍也曷不從婦而從子曰為義絶于夫不得為汪氏婦也不得為汪氏婦乃其為先生孫也先生長子曰太學君惺蚤故遺一女一子女即孝愍氏初太學君擇壻而得蕭山之汪某富人兒也先生有難色曰吾家儒素非若耦會中冓有主之者竟諾

而歸汪先生滋不懌也已而先生亦謝世其舅姑雖知
先生廉苦猶覬宦門女不乏艷粧一日顧氏短褐椎髻
狀輒怏怏移侮母家姑趙又繼母也不恤其子益肆釁
其婦時時詬誶不忍聞舅汪某時喜時怒喜則相爾汝
追隨覺下如廝養習為嘻嘻怒則助姑為厲而已氏乃
還母家而雨泣也曰吾死不歸汪矣此豈可與久居者
乎其母不解所以輒遣之如是者數年忽一夕縊死時
其夫方館于外亟走還視殮質明曳而葬之中野里人

愕然有訃母家者曰死之夕汪某有獸行馬氏方厲聲逐之而某走抉乃姑爭持械來亂擊其頭額抱傷悶絶因闔户自盡其弟熙乾訟之官閲三月起屍烈日中顔色如生然當事者竟無能斷斯獄也予嘗進熙乾慰之曰舅不義而殺其婦還以舅抵是父子相殺也且氏固念之矣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辱親之名以偷生殺人之父以立節無一可者熙乾感之事遂已然而氏之志愈不可以不白也即汪氏可無婦先生不可無孫因作

為孝愍傳俟採風者擇焉

外史氏曰予讀書至中冓之刺莊公而醜之衛竟以是亡其國下及唐季高元之際何獨不然當是時假令宣姜諸孽有秉孝愍之志憪然制人主之惡而不得肆國亦奚底于壞方且三綱由此而明九法由此而叙其有裨世教視栢舟一誓僅以從一終者節烈不更遠哉然則孝愍固不特為先生孫也葢亦永為汪氏婦

章貞女傳

予毋族章會稽望族也風氣岸直别于他著姓入國朝以來貞臣志士代不乏人即簪笄女流亦往往以德操著如先太淑人撫孤宗周尤其皎然者異哉于今又得貞女焉其父曰太學生方揚母劉氏為予族兄先方伯公女有賢行而蚤世先舉子曰英士女子二人貞女其長也生而柔婉有至性母殁哀毁骨立既免喪遇忌必慟工于繡刺暇則學書史稍覽詩易兼通釋典長而閑于閨門之禮足未嘗輕置户外也初太學君之考司城

公方官京邸時王新建瑞樓公有子族壻也因以其孫求配于貞女曰此其為文成後者也司城公曰吾女孫得奉文成祀幸矣遂字之乃王氏之子固孽人所生也一日家嫛作瑞樓公遽出其子曰螟蛉也且以其事聞于朝太學君曰誰氏子也而稱秦晉乎因絕婚王氏瑞樓報可然猶為族子所持未敢顯言絕之也至已已貞女待年二十矣王所謂螟蛉者自燕歸乘瑞樓公故而陰覬世襲且來請婚時太學君方謁選都下託故謝之

女微聞所以心竊自傷適有議姻于妹氏者貞女疑以為已也一日引佩刀自截其髮家人驚問故第曰吾毀容自廢得依吾父膝下終其身於願畢矣如其不可請以死誓人孰無死者已而遂請疾不起疾數月時以不一面父為恨臨革坐起持佛號而逝且謂家人曰吾死命也幸弗悲悼時即已已之某月某日也嗚呼女何為而死乎以為死所天誰為天者以為死所暴又未嘗有鼠雀之訟也一日陶石梁先生與予講居易之學人皆

指處患難之中為蹈險者而先生以里中二女子為證曰只此是易二女子者其一為張氏女既聘于王而夫死竟歸夫家易服守志其一即貞女此其事皆甚奇而貞女所處為尤難云方絶婚之議未决也英士嘗謀之于予予無以應既思而得之絶婚義也完姻禮也與其廢禮無寜廢義益亦為生女子地當出此耳不意女子能誓死女子死而禮與義兩全無害又曲全于父子間豈所謂居易俟命者與險易之數貞于道不貞于遇如

以遇而已茍且偷生動有完地何岦而以六尺從之無乃行險儌倖之至乎則貞女辨之審矣英士有志于學一日以其妹之狀來請因有感而為傳

共姑傳

共姑者王父兼峯府君之女而宗周之姑也姑生六歲而陳安人卒育于大母茅年十九歸章立鎬時章門方汰而吾家中微非匹也甫入門即失姑母懽姑沈侍御女孀而悍視婦椎髻而服練則女奴畜之日開釁鎬亦

不禮焉沈乃錮姑別室聽鎬出而私外婦沈私其外婦猶婦也而益虐其婦朝一盂飯夕一盂飯穴而入日不飽姑處之惕然分也而恭順有加口無慨息聲聞戶外且日理麻枲組紃之職以爲常沈稍稍感動雖妯娌及往來隣媪見之無不泣下者由是出姑呼鎬前復行同牢之禮頃之鎬坐外婦故復不禮其婦還開釁其母又錮姑而虐之如前狀久之解又出姑呼鎬爲夫婦凡三爲夫婦而姑始成章門婦會沈且死矣自此鎬出入内

外姑浮湛而已姑羞之亦不禮鎬鎬不悛竟以流蕩破其家姑操家政黽勉力嗇無可為者猶思以禮教延家聲每伏臘祀先歲時問遺親故皆有節姑取諸女紅或脫簪珥佐之鎬不一問也聞之或反以為恚晚年益窘竟憂悴以死猶手遺飦粥田十畝聽鎬一朝而盡之亦死所遺三子皆側出姑撫之如所生所生者二女子宗周少時從祖姨陳道先姑姑婦間憂釁朕甚詳姑之幽囚而不死且不至終逐則陳有力焉及宗周既長侍姑

幾二十年絶不道平生一字晚年偶及之方一二大略輒捫舌曰天擊我矣一揮涕而罷且曰吾平日不言而今言之何怪也吾死矣夫已而遂不起嗚呼以予所聞見我姑平生何異詩人之咏絺衣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我姑之謂乎求之圖史葢姜詩婦鮑女宗之流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宗周追感其事因私謚姑曰共而傳之祖姨陳即陳安人之妹孝廉章孝泉公之妻而于鎬族也孝廉死姨撡方嚴以節行著云

張守齋像贊

行方而嚴制禮則謙學博而偉厥用則潛故所至望風郡邑奉為師表而王公失其炎炎嗚呼先生不知其人視其所自占曰守之云乎庶幾秉志不回古之矜而廉也與

黃白安侍御像贊

金玉精神鳳麟儀止峩冠絳袍觸邪則鷹凜正色于蘭臺抗直聲而如矢及夫一死與日月爭光久矣不愧男

子而惜公者猶存乎少試奉公八年以往之音容儼然皋夔自擬初試虞廷讓九官而作士噫嘻曷齋公志以爾玆玆千載伊誰後死侍御遺像得之官司理時距蒙難之日八年所失故云

王聚洲年友像贊

嗚呼吾友以為館閣之英也而雅志錚錚願出入于禁庭以為公輔之器也而慷慨自喜恥浮沉于聲利故上書掛神武之冠去國收黨錮之籍為五湖長曳五嶽屐終栖栖而皇皇奚喪家之足惜公且放比靈均而品則

矯矯北海之匹與

陳中湛總憲像賛

進而奉公之教也戔戔愧相與之淺退而聞公之風也訢訢何慕用之殷一日得步公武而公其已矣凛秋稜之肅肅標岳峙以臙臙我瞻斯像三嘆平生不有作者云胡以與

祭趙儕鶴先生

嗚呼莫高匪山厥宗岱華先生以之峯巔高跨莫浚匪

川其流河漢先生以之澄襟浩瀚偉哉先生曠世人英卓犖不羈還就準繩子長之才希文之志北海風標東山韻致蚤践銓司孜孜品槩洞觀消長深維否泰六計是澄群小所睨滄桑幾更屈指癸巳晚年一出鋭意太平激揚進退仕路以清庶幾慶歷君子滿朝旋開黨釁席卷風飇辭連寮寀禍酷身家蕭蕭白髮萬里黄沙怡然就道視險如夷軏軏待盡卭首何期卓哉先生始終一節為國樹人歳寒氷雪胡不慭遺再逢明聖天網新

開來銓誰競回思哲人愈增嘆息悠悠世道曷知其極

嗟予觚生慕交英俊晚獲同朝惓惓後進登先生座光風吹鬢叩先生音蘭芬玉潤退而惘然消吾鄙吝一日歸田銀臺三晉昌言不足手書以訊國士遇我一官相殉魂夢徒勞慨慨在疚雲山萬里遥聞旅櫬先生已矣我來趨覲生死此心致君堯舜

祭孫淇澳先生

嗚呼君臣相遇自古難之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未有有

君而無臣者也我聖天子御極九年求賢若渴金甌徒卜夢寐時殷竟無有一副其望者已乃物色及先生不啻儀形傅巖之下特起蒲輪而先生已委頓不能就道矣猶扶病抵國門遷延陛見竟爾溘焉虛九重延佇之懷訃聞之日慇懃問故震悼靡寧同朝之士咸為嗟咨失色若摧孤棟然噫嘻何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以先生之品之學而僅行其道于典禮一席或挽之或阨之次且將十年而一片愛君憂國之心無日不懸之魏闕

也乃復佹遇而佹奪之撫今追昔人也天乎然先生之道雖未行于揆路而千古綱常待先生而扶植者已在典禮一席一時昌言偉議聚訟朝端九重為之動容羣奸因而落膽傳之信史直與趙盾之書同嚴斧鉞而先生不朽之功已在宗社矣乃者聖明昭鑒孤忠身後之典悉從異數亦可謂生榮死哀而先生之目其亦少瞑已乎宗周久辱同心林皋相望千里迂迴晚而從先生後塵復登朝右孰非先生餘庇所及而先生已不我顧

矣撫蘭臭于當年悵萍踪于帝里能無引紼心摧臨岐腸斷耶敬陳一奠附以生芻冀先生之顧我也

祭魏廓園給諫

泛泛宇宙萬古斯文闡為正學洙泗是尊爰及宋儒濂洛關閩距邪放淫益嚴以謹道之將行小人所病是非紛起邪或勝正偽學有禁偽黨有碑圍匡伐木先後一揆世道愈降如導岷江亂臣賊子日以披猖後之視今視昔尤甚煌煌大明而申學禁學禁伊何東林射的二十

年來飛矢孔亟一朝發難忠諫駢首詔獄株連積屍如阜嗚呼哀哉人百其身卓哉我公度越人倫我公之品冰寒玉潔壁立千仞轟轟烈烈蚤遊梁溪與聞正學守學之貞信道之卓以此事親以此事君以此事師以及友人戮力同心用補衮職遂忤權奸以中讒賊以進以退以榮以辱以生以死惟此學鵠是學非學請折諸聖是道非道請卜諸命致命遂志如此而已賢聖之學其大乎是嗚呼我公矢死靡悔臣罪當誅于學何罪講之

則明行之乃至抑之愈揚挫之愈厲世有升降道無汚隆江河行地日月麗空所腐心者待罪友生千秋之誼定有前盟生離不逮死别徒云臨風一慟仰叩帝閽

祭周海門先生

嗚呼士有曠世相感不啻一堂而或覿面而失之其為人之賢不肖何能以寸乎有目而不覩辰星之麗謂之瞽有耳而不聞鐘鼓之陳謂之聾士之于道也反身即是而不知求幸遇其人矣示我以明白坦易之説而猶

不知求則亦聾瞽之夫而已嗚呼斯道之不傳于世蓋千有餘年而吾越陽明子以良知之說啓天下及門之士于吾越最著者為龍溪先生又百年龍溪之門于吾越最著者為先生先生于陽明之學篤信而謹守之由禰而祖一嫡相承讀其書宗旨有述宗傳有編一時學士大夫又相與維持左右底于無斁懿哉先生其于道也可謂辰星之麗天鐘鼓之在序凡有耳目者皆得而聞且見而況其閔閔焉望道而趨者乎始先生盛講良知之

學徃來吾越予髮未燥也及稍有知頗欲湔雪身心為受教地進而及先生之門而先生敭歴仕途雲泥相失晚年懸車會遺學禁交遊盡謝一日際聖明表章斯文首起先生為士紳耆蔡冀天假之縁宗周不進而奉先生于朝亦將退而奉于野而先生忽已逝矣嗚呼世有覿面而失先生如宗周者哉先生之于道固如是其明白而坦易也從之者徧天下而終不能得之于宗周此予所為聾瞽者也世之不為聾瞽者葢亦寡矣猶頼先

生之學呼寐者而覺之自學禁以來諸名宿略盡正當斯道絶續之候而又不少留先生為後死者地則其所關于世道之不幸為何如者予能無泫然于先生乎哉先生捐館之時正宗周趨朝之日不遑走哭姑臨風灑涕一誌平生仰止之私冀先生有知終不置我門牆外也嗚呼業已聾瞽自廢矣而猶知先生之道之可尊非良知有不昧者耶其先生之啓予耶其即先生之啓天下後世耶尚饗

祭張二無副院

嗚呼孰有以一身之出處卜斯世與斯民且以一身之存歿關斯道之亨屯俯仰古今罕儷其人何意出處存歿交感一時獨繫之先生之身嗚呼傷哉惟先生鍾川嶽之間氣生有異姿夙契道眞少而學羲文之易晚而通河洛之神遂為東南學者領袖而舉世亦望之如威鳳祥麟故先生雖雅志林壑視珠玉如敝屣軒冕如土芥而世亦不能終靡先生之儒而醇紀綱一席幸予以

道契之雅參彚征之慶識者於此卜世運之維新夫何
予既罷放先生亦以病請後先去位席不及温吾道窮
矣爾生何辰陽九之阨一疾奄淪痛山頽而木壞在於
平昔從游之侶安得不念此而愈殷于斯時也旣人亡
而國瘁亦索處而離羣奕奕先生其重顧我于稽山鏡
水之間亦發宛委之鴻文予敢不踐兹夙訂請事遂巡
行過仙鄉愁焉如擣望靈輀之旣返載生芻以遥陳敬
臨風而拜使恃肺腑之可申哀哉

祭丁長孺

嗚呼弟今永與兄辭矣平生之誼若何可言曰者兄病革猶切切念我二三友生以其子書來召而弟不果至未幾訃聞匍匐來奔欲一見兄相與永訣而不可得豈不痛哉弟之初與兄遇盖在許敬庵先師之門時弟初向學見兄神氣軒豁幾不敢仰視乃輒有當于兄心相視莫逆既别去將十年弟兄踪跡濶絶而兄私于士大夫間推轂游揚無虛日一日緘書鄭重不勝其愛慕之

誠而弟乃辱與兄友其知我有如此者當是時廟堂之上黨論初起兄首以直道見錮退而隱于合溪之上惓惓乎世道之憂生民之計凡有所見必于弟乎發之弟因得廓其蒙鄙以堅定其志出處進退惟兄之指是承十餘年來不致以其身為小人之歸者皆兄賜也一旦時事轉移弟與兄先後起官弟出而兄不出居恒輒念曰吾愧長孺多矣遽投劾去會黨論復起兩人復相繼削籍而兄已病且死兄死而二三友生禍日酷吾不

知當日垂死時繾綣深情更何如者猶憶黨禍之初起也兄謂門人陳子曰劉師得無罹不測言已泣下假令弟終罹不測兄真不難與弟俱死者惜乎兄死而弟莫之從也嗚呼噫嘻彼蒼者天實生吾黨千秋上下寥寥幾人其生也不偶則其出也有為孰是兄也學古人之道抱當世之憂竟不能一日試於清時卒江湖憔悴以死而生平肝膽徒激切於二三友朋間恐其禍之不免而莫之救也天乎人乎其吾道之窮乎兄既死而二三

友生遂已次第死于讒而殺于賊獨弟尚偷一日之生亦倀倀如窮人終歸一死以報知已而已日月云邁我心悠悠會弟有殤子之戚聊具尊酒遣一介之使進之几筵用陳永訣之衷知兄必有以鑒我也

祭張慎甫

嗚呼三代以前士多尚行而後辭章三代以後士或尚言儒術漸靡及其獘也以文滅質道乃淪亡聖遠言湮人綱不振邪說披猖士生其間家置一喙如鼓如簧不

有哲人尊經翼聖曷挽倀倀猗與先生英姿卓立敦毅
剛方沉酣典籍淵源紹述直溯神潢摛皋談易師嚴道
尊朋來遐方爰及詩書春秋戴禮因畧致詳進之四書
凡所折衷布帛稻粱非聖不讀非學不講夢寐羮牆九
經卒業伯仲之間康成紫陽詎云訓古實資羽翼斯文
耀芒生平大業盡在編摩入室升堂嗚呼老矣壯而不
試蓬蓽深藏士命千秋區區青紫曷足短長矧其今日
道喪千載長夜茫茫得我先生如炳以燭日入之光功

存世道吾黨小子庶裁簡狂再窺先生實踐闇修玉質金相非徒言之實允蹈斯為表為坊行年八十雙目已廢默誦不忘真積既久豁然一旦覿體承當古云朝聞又云聞知先生可方嗚呼可矣人誰無死賢者流芳彼後死者悠悠天壤孰為韓張瞻望几筵言採江蘺以酹一觴靈其鑒我飄然乘風鸞馭相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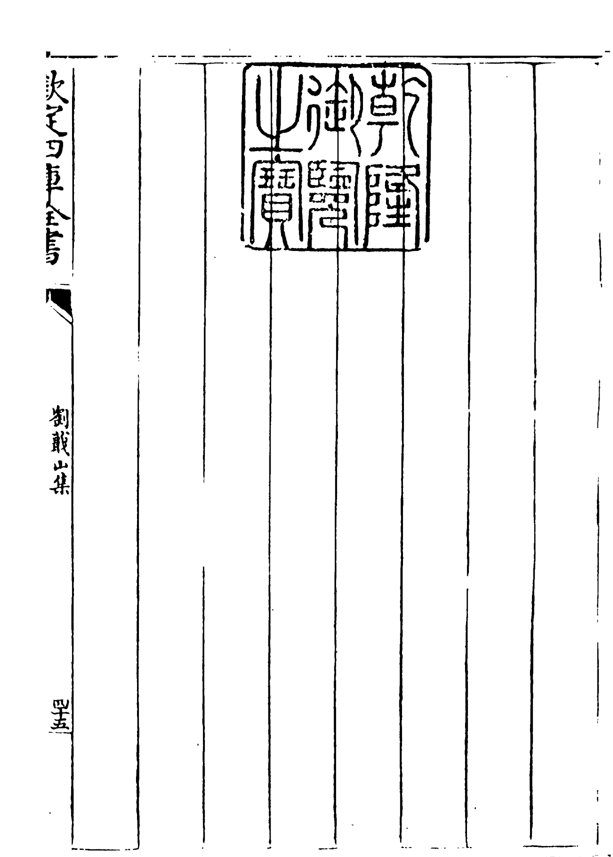
祭王生金如

嗚呼求友道于今日抑何寥寥乎葢勢利之溺人深而

講學論道之風絶不聞于天下也始金如甫弱冠而及吾門負志不凡比聞已得所師承予姑逡巡謝之而處以朋友之間自此往還無間每相見必以學問相切劘絶不及流俗一語至于患難則相恤德義則相勸過失則相規者匪一而足當是時予以為求友于天下而不可得也乃得之於金如私心甚喜之金如亦不鄙夷予而託為同志者幾二十年晚而相信益堅相切劘益摯每有所規益予必改容以謝而金如自鞭自策亦不少

恕也予輒因是以窺金如其超世之識過人之才隨處傾倒之肝膽有非流俗輩所敢望其萬一者古所稱豪傑之士非耶而世已有知金如者矣天假之年我知其必有用于世即遺大投艱無事不辦而何意其止于是乎乃予所尤憾于金如者金如有天下之識而不必印之于古有天下之才而不必韜之以静有天下之真肝膽而不必出之以養如是者凡以成其為金如之學而止即質之金如平日所志宜亦有未副焉者金如遂肯

中道而止乎天假之年我知金如必有進也予猶記同社之席金如偶舉立誠之說及省察克治之說予心喜而目之曰金如自此進矣竟以同人意見相左不竟其說而罷予即欲効一語于金如不可得以迄于今此事遂成空谷嗚呼吾負金如矣若二三諸君子之辱交于金如者其所取舍政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固不能一一而要之百身之贖皆有同情古稱三益金如近之予于是益知朋友之道不可一日不講于世也嗚呼今亡矣夫


乾隆御覽之寶

劉蕺山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劉蕺山集卷十六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拔貢臣曹躍淵

劉蕺山集卷十六

明 劉宗周 撰

雜著

三統考

天之道莫大乎時王者繼天立極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亦莫大乎時上古三皇氏靡得而紀云傳稱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故稱三皇氏則三統之義所自祖

也黄帝受河圖仰觀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顓頊受之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帝堯氏作乃命重黎之後復典天官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歴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歲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所正春夏秋冬四仲之序犂然而歴法大明舜攝位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後世因之由此以觀則唐虞之世歲必首春月必建寅已開百王統矣夏受禪其道主因其四時之書則有夏小正

視唐虞之法加密焉若日星昏旦之次分至啓閉之期雷風氷雪雨暘水旱之節百穀草木稊秀之候羽毛鱗蠃蠕動蟄興陟降鳴雊之應以及王者因時行政慶賞刑威之凖三農以時種植耕斂作息之宜靡不畢具此夏時之善所為考諸前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至仲康之世羲和廢厥職俶擾天紀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王命胤侯往而征之蓋夏正始亂也其在後世可知矣是以殷克夏則改夏正周克殷則改殷正

殷周以征誅得天下其敬天授時之法未始不肇脩夏正之遺而必遞改正朔以新一王之大法則繼大亂之後者利用革也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而大象曰君子以治歴明時義取改正朔也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天地人三統也天以斗杓運乎中央為四方之綱遞建十二辰而以初昏為候如日躔星紀之次而月行會之則建子也日躔元枵之次而月行會之則建丑也日躔娵訾之次而月行會之則建寅也

必取三辰之月以為歲首者陽氣始于子子者孳也言萬物滋于下也進于丑丑者紐也言萬物戹紐未出也長于寅寅者引也言萬物至此畢達也天以生物為心以三辰為功於三辰見天地之心故王者義取諸此以改正朔然必三陽履泰盛德在木協風乃至于時為孟春而歲功著于地上此夏時所以稱善也其曰天地人三統者子一陽始生于重泉天數之始律應黃鐘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故得天統丑二陽地數之始律應大呂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故得地統寅三陽三才始倫律應太簇地天交而為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故得人統也又曰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者按邵子皇極經世以元會運世之數推之天地人從出之序得三辰之會今以十二月準十二會而知夏統得人殷統得地周統得天也漢劉歆三統歷志曰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于地下始著為一萬物萌動鍾于太陰故黄鍾為

天統律長九寸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妊于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楙之于未令種剛彊大故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族出于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為仁其聲商也為義故太簇為人統律長八寸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為三統其于三正也黄鍾子為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為地正太簇寅為人正云葢漢以律起歷以十二律

恊十二辰應十二月而推本于三正之義如此亦自然之應也又曰夏得天統謂嗣世而王者冬至得十一月甲子朔為歷元也殷得地統謂殷歷統首得甲辰也周得人統謂周歷統首得甲申也天施復于子地化自丑畢于辰人功自寅成于申也故云然三王正始所改者正朔而已若夫春夏秋冬之時十二月之次則周不能改乎殷殷不能改乎夏夏不能改乎唐虞一也何以明之舜攝位以正月受終于文祖先得夏時也殷以十二月為

歲首故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告即位也太甲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始免喪朝見羣臣也而漢書律歷志謂伊尹之嗣以冬至越紼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謂殷以建丑之月為正月而以建子之月為十二月故乙丑日長至而配祀上帝也則非攝祀見祖之義矣是誣經也周以十一月為歲首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葢十三年

春正月二日也蔡沈傳曰即建寅之月則夏正是也如以為建子之月則不合書春矣洪範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歴數範出神禹所叙則五紀即夏小正之法也曾謂以武王之聖箕子之明而攸斁之乎故豳風之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又曰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又曰七月流火八月萑葦七月鳴鵙八月載績又曰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

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菽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則皆夏時也宛然有夏小正之遺意焉其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者則從周朔也故稱日焉益以見月之必用夏正也而律歷志曰初發師以殷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明日壬辰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還師戊午會于孟津明日己未冬至二月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則以周正建子曲為

之附會云耳孰是而可以通春秋之説矣孟子曰春秋
天子之事也董仲舒曰春秋受命改正朔易服色謂春
王正月行夏時也按左氏傳曰周正月建子之月也而
胡安國傳曰仲尼以夏時冠周月謂建子非春仲尼首
易之以春王正月也建子非春則魯史故書冬正月乎
而仲尼易之是矯誣上天也抑故書冬十有一月乎而
仲尼易之是紊亂二百四十二年時事也且以夏時蒙
時王義則舛而以臣子改正朔罪則僭也春秋何居乎

然則春秋之春正月即夏時之春正月明矣仲尼作春秋即因魯史實錄明矣但魯史編年紀事每歲必托始于冬十有一月而仲尼手經筆削則托始于春正月所以為改正朔行夏時志天子之事之實也至于春秋所記時令一一以夏正通之如桓公十四年春王正月無氷志春和重民命也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言冬有愆陽終冬隕霜不殺至于李梅且華而實也成公元年春二月無氷言陽氣初協至仲春始

解凍也昭公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言陽為陰陷也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言五穀不登見人主棄民命也則亦奚必以周正建子之序定災祥乎哉況周入春秋以來王迹熄矣天王不頒朔諸侯不視朔天官失職莫考異同于是魯文公元年失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告朔之廢自公始至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曰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故二十八年春無氷則二十七年之冬也無氷災也梓慎曰歲在星

紀而淫于元枵以有時災至哀公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螽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火八月猶西流而繇在十二月則三失閏之故也然則魯歷之不正久矣定哀之春秋非隱桓之春秋矣四時災祥莫考而定矣欲區區以周正紀其終始不已誣乎夫閏失則四時不正四時不正則歲功不成歲功不成則百工無所釐而庶績乃隳先王繼天立極之統泯絶乃盡故仲尼有感而作春秋春秋云者互舉以見四時該

四時之變以紀二百四十二年之衰亂屬辭比事而撥亂反正之道炳如也首書元年欽昊天也繼書春王正月正天時明王道也絕筆于獲麟以天道終也董仲舒曰元者大也言萬物之所自始也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正者王之所為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云俾使仲尼得邦家之任必將舉春秋之法見諸行事首得夏時而行之撥亂反正臻斯世于唐虞之盛故他日告顏子為邦首曰行夏之時行夏時將

以夏時見行事之實非區區改周朔之謂也仲尼既歿又百餘年而入戰國迨于暴秦事不師古克周之後以孟冬之月為歲首按史記始皇推五德終始之運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漢興因之高祖始入秦紀年書元年冬十月乃知秦漢之際蓋以冬十月為歲首而非以冬十月為春正月也暴秦且然而況于周乎況于殷乎況于孔子之作春秋乎善乎孔子言之曰殷因於夏禮所

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而董子推明之曰道之大源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又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盡之矣漢興百有二年孝武用諸儒議始改正朔行夏時太初元年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為歷元復得天統定太初歷為萬世典常嗚呼盛哉

題張幼青弔忠錄

過武陵年家子張幼青以舊所著弔萬工部詩及申理

舊令周季侯冤狀示予予讀之欷歔泣數行若重起二

先生白骨者因念幼青諸生耳何與天下事乃能慷慨

淋漓言人所不敢言如是夫亦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

直道而行也悲夫方逆璫杖殺工部時兇焰大張向之

同聲借劍者且抱頭鼠竄一時士氣已盡即海内學士

大夫有憑而弔之者亦已寥寥空谷矣及季侯諸君子

難作則勢益燎毛方大索黨人偵卒布天下所至道路

不敢偶語而幼青獨率諸友生具呈上官請以百口保

季倭上官為之咋舌非復向時文人弄柔翰生活其後幼青竟坐是為讐家所持得免于禍幸耳吾是以知幼青果不可及也吾鄉張文恭公為諸生時聞楊椒山先生之變操文以祭識者知其不凡視幼青今日其識力何啻徑庭將來豎立殆未可量先正云宇宙內事吾分內事顧幼青更廓眼孔進而窺其大者區區殘墨數行出之笥中固不足為幼青重好事者為付之梓人聊以存二先生也幼青亦云

題勤王紀畧

辛酉之役天王何公破家殉國仗勤王之義力雖不任天下壯之會時事已壞公志益無可展嫉公者因中以危法權璫為政卒就吏訊遣戍去而其時與公周旋兵事者有徐無夢云無夢慷慨任俠以布衣游江湖間故嘗受知于公者也一日募兵吾浙即拜為上客委以調度多中肯綮既領健卒六千人行次邘關以片言定庚癸之呼自此北進無譁者竟為揄關一借聲援惜其謀

不盡用于公僅結募兵之局而公亦旋以讒去無何逮詔獄禍且不測無夢復徒步走榆關謁關大吏袁公解之袁公固嘗按公所募士甲乙纚然無隙可乘第恐以公事坐累稍縮朒不任而無夢力以大義持之卒為公地得不死人以是益多無夢無夢居恒慕要離聶政之為人期得一當報知己是役也濟于行間者猶策士之常而濟公于九死一生之日則視孟嘗賔容遠矣嗟嗟國士之遇國士之報往往不相償自古嘆之即君臣且

然況朋友乎友人有談無夢風義者復授予勤王紀畧因慨然想見其為人而書之

題楊椒山先生佚槁

嘉禾陳子則梁緘予椒山先生佚槁一通則先生在詔獄時贈提牢比部應養虛公序也先生文集若干巻及獄中手著年譜既盡行于世而其佚不傳者尚得若干篇近始為天台陳木叔搜録付梓以補全集之缺而贈養虛公者其一云予因莊誦數四而有以窺先生之微

夫養虛與先生傾蓋交耳提牢之役亦不過舉其職分之所當為稍異于前此諸公之下石者而先生秉彝相感一時知己之誼滿紙淋漓至不難刎項以見志且書之譜曰吾地下必有以報應生嗚呼朋友如此況君臣之際乎吾乃知先生之心如萬斛源泉隨地湧出無處不遍滿在子為孝在臣為忠在弟為悌在朋友為信蓋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此而先生偏有以完之宜其忠義光天壤事業亘古今稱本朝有數人物不虛耳乃先生

之言心也必試之死生利害之際以觀其素卜其所養又推之見道之分明可為知本矣孟夫子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此亦人人皆有之本心也而獨歸之賢者之弗喪則亦何以得此于賢者乎誦先生之言亦可以憬然矣則梁好古士也辱與予交因問序于予而予為推其說如此將以示天下學士大夫之求心者木叔者則梁友也予雖未識面覯其所好可以知其人并借以請事焉

義倉先聲

予嘗感朱子社倉法以為荒政之前茅無有善于此者而後世率鮮能行之俗之弊也人樂茍且之謀事規旦夕之便孰有以王道為心生民之饑渴為己饑渴者夫社倉其小者也傦之三代限年耕餘之法猶然移民移粟之陋習而後世且視以為創典如井田封建之不可復何怪民生日蹙致有今世乎說者曰今天下三空四盡之日也當事者緦緦補救茍幸目前之小康不得而

迂議社倉是齒絕而為畜艾謀空拳格鬭而講坐作止
齊之法也其然乎其然乎則請以責之吾儕譬之父母
衰老鞅掌婚嫁不能給諸子其諸子之成立者尚有餘
力也不手足是念而擁肥自殖必無幸矣歲甲戌吾越
大水西南一帶瀕江之民多為魚鱉者三縣人情洶洶
請赦不得請弛征不得請常平粒米又不得于是當事
者慨然議賑賑無幾也又無法或反以為厲一二有心
者乃起而私賑轉相勸導得金錢若干計三縣罹災之

民不下萬口各得持數日糧以去尚剩有餘糧會當事者再往賑而吾黨遂弛其担諸君子乃進而請予以此嗛嗛而狠戾者為郡中義倉權輿可乎予欣然贊厥謀隨有其友者即首捐百金遠近輿情輻湊而進甚于前日之捐賑予因諮計其事以某處置倉廒以某甲司典守以同志若干人為遞年交盤之次以某時為歛發以若干年權子母而善息一聽之首事者至于今日貯本之資或捐或貸隨豊隨約皆不敢强需之歲月以漸而

進持之十年之久而其事漸有可觀一旦旱乾水溢地方或得少恃以無恐較之乃者家賜人給之勞不相什百乎是諸君子之明德且垂之世世而無窮即一錢一勺之助與江海等無量也今天下胥岌岌矣亂自吾儕人人知有利而不知有義將一膜之外皆秦越誰與救其菑而恤其患者乎今者倉以義名是合千萬人以為義也合千萬人以為義凡以解吾兄弟之顛連而上慰父母之懷也知乎此其于西銘之指不遠與

賑粜緣起

季春有白馬山房之會偶及鄰粜災其民菜色有不忍言者蓋自去秋不登迄于今死亡流散之狀日異而月不同勢岌岌盡矣一時諸君子相顧嘆息若身罹痛而莫為之所予因商之祁世培侍御請上官暫捐帑金召商轉糴庶幾米集而價平官不費而民沾徼息亦小康之道乎或曰官帑如洗奈何無已請以吾儕士大夫之有力者任之而終難其事卒付之虛願而已既數會語

稍稍聞之王生爾吉慨然為諸友倡計以千金行一䀋而身任四之一于是遠近傳之揶揄相勸方舉事有日而社中王金如亟顧予曰嵊民死者垂盡矣幸有存者手無一錢而欲以平糴博半菽之飽此索之枯魚之肆也請如昔年天樂鄉故事設廠為粥以食餓者予思以一邑之衆而計口求活于二三措大之手猶西江之涓滴耳雖然士茍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必博且衆將堯舜其猶病矣因聽諸君子隨其願力為之嗚呼口

分世業之制壊而議常平常平不得而議借贩至借贩不可得而又議授餐斯其為救荒之策愈苦亦愈下矣顧予思往者天樂之役郡邑諸大夫實為士紳倡吾儕相與仰承之不過推揚德意以報成事至今一方之民歌樂只者歸之諸大夫又安知前徽之不可繼乎則吾黨今日斯舉將為之嚆矢也聞者曰然因相與踴躍行事其條例著之金如頗悉不再具

蒙求句解引

有亡子者日與里中敗類遊相習為流蕩漸去其家既而益習其所容之風土人情而安之且為終焉之計矣一旦有示以鄉井之樂而招之使返者掉臂勿顧也設也伺其亡之未遠而招之主人無辛苦之勞而亡子有旋反之喜豈不大幸此性習之說也易之繫蒙也山下出泉涓涓而清駛猶未遠其初也君子則之以果行育德有亟呼亡子之義焉然閒以語今之人鮮有知者族兄遵晦氏古朴有行誼蚤謝舉子以蒙師教授里中念

流俗之敗自後生小子始也因倣古人小學之意演為詩歌十餘則陳之家塾以佐句讀所不逮其言或雅或俚一一出之肺腑一二父兄視之以為巴人之聲學究之語耳安取于蒙求者而稱之而不知偶入于蒙者之耳如一一談其意中事不啻簫韶之可聽也彼其心固未遠其初也雖然彼父兄者業已身為亡子久矣語之以道而不信告之以聖賢之格言而不知將遂無所用吾招乎有建鼓而趨者大聲疾呼不得或談言微中而得

之蒙求數語非雅非俗之間偶與之會心猶足以通其夜氣而立發其鄉井之思未可知也庶有偕子弟而追亡者此又遵晦氏嘉惠吾里無窮之意也并爲弁其首云

大宗世業引

予先世自支子而降一嫡相傳以至予不肖本小宗也進而援吾近祖贈司馬公亦得稱大宗而予復荷祖宗之祐忝竊禄于朝以有今日則先世未竟之箕裘皆予

一人事也予少而有志頗窺遠大中年不競乃始退而營累世烝嘗之計以及贍族貲積十餘年告竣其一二贍八口者皆遺自先世及先太淑人紡績之餘終亦不能敵其贍族之半因并書之册以示後人後之人思以世吾家則必世吾業有敗之者曰不孝敗吾家猶可言也敗吾族并敗吾先世烝嘗不可言也嗚呼宗周向時所志何若而幸有成事者僅如此而已乎

會稽縣荒政引

宗周居恒私慨生今之世安得視古太平之民豐衣足食家用平康如所謂使民富且壽者而稱之思之而不可得謂將必井而田必肉而刑則雖聖人不可行于今日夫為政者亦師其意而已矣語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夫惟三王知天下之有同情也而通天下之情以一之則人人各遂其情矣此井田之意也易之象井也君子以勞民勸相故曰井養而不窮誠如是即有水旱凶荒何所

病諸今之天下非古之天下而獨其含情而載魄者數千載如一日善治天下者因之而已吾鄉庚辛閒連遭大祲里人之餓殍而轉徙者日相告也今年春饑民嗷嗷賴當事者預為徙薪議儲粟議通商議平糶竭蹶從事未已也則又踵庚辰議相養法委其鄉之士大夫而綱紀之朝一期會焉曰賑應以賑暮一期會焉曰粥應以粥又以其貳屬分巡四郊遠至窮山僻戶一一期會其里胥三老曰賑曰粥無不應以是死傷雖日衆而所

全活亦不下萬萬計當是時吾儕士大夫感上官德意無不矜奮用命爭出其私困畫地而區計口而給朝夕如家人父子相慰藉者久之而一切傭夫賈豎皆好行其德日手數錢施丐者又或壺漿載道姑半取其值以為嗟來而食者諱蓋人人有獨為君子之恥焉其餓且死者又施槥收之疫而病者扶持之上官聞之益喜更為之設法補助以有終蓋自歲首元夕以迄于兹七月晦閔閔如一日也語不云乎君子之德風也人性之善

也與其情之必然而不容已也苐患無以勞來之乃者當事諸大夫自監司鄭公而下無不極一時人倫之選相與同心共濟如主伯亞旅謀其家事而會稽周侯尤以敏才練識受成于下消萌杜蘖大者斧斷細者川涵動中機宜迄于有成嗚呼豈偶然哉侯固曰吾以民養民已矣非能以官養也即上而諸大夫亦遂曰吾以邑養其邑鄉養其鄉已矣非能以吾養也君子以為一時有王政焉無何有秋告登一二子遺欣欣有喜色相與

扶攜而望太平則又慼而泣曰哀哉吾儕何自有今日乎一時痛定思痛之情仍有鄭俠不能圖而舉其父母兄弟妻子不能聚而相告也于是侯遂摭其往事書之成冊以示我郡人侯固曰此爾鄉後事之師也宗周遂受而書之簡首

易經古文抄義引

予年十四五時從先外祖南洲先生受易先生每脫畧章句獨攄所見時于前輩講義中彈射不遺力則以己

意硃書附之以勗予小子予小子唯唯而已不識為何語也然亦稍能記憶一二焉及長予取科第去不復理前語而先生亦長逝并其硃書舊本亦歸先生孫行予因念易道精微非後生小子所能知竟不敢從人問易予先人舊存遺書止得古文易一部與今文迴異予少時讀之又不識為何語也謹封識藏之笥中日久既而聞前輩知易道者談及古文如是予因心識之竊自念曰使小子有知能讀先人遺書請必自易始歲時每閱

封識輙低回不能仰視葢五六十年如一日也今春罷官京師居外邸頗與友人論太極之說覺語不可了輙舉易以對因憶先人所遺古文取而稱述之隨為之援筆立書叙其位次為羲易為文易為周易為孔易雖四家之旨犂然猶未能竟舍今文而從之也而姑從其理之可通者以存古文之萬一敢謂遂能讀先人遺書哉至于手抄之下間存疑義亦竊忘其固陋而記之則大抵本先生昔年所口授者衰廢潦倒舊學罔聞念及父

師之遺不勝愴絶遂不敢棄去越月而成帙題之曰古易抄義脫稿校正者婿王生毓著而門人祝生開美淵更加訂定焉君乃易道之大則夫子贊之已詳予何敢復贅所遺種種謬見不無挾勝心以出尚俟暇日改正云先生授易時年已七十八矣後壽至九十二而卒學行高古為士林祭酒其易解有著向存之河南新鄉郭氏不復攜歸遂不傳

王董父廟制書跋

友人王堇父廟制一書葢不佞官儀曹時問答也今上登極會廷臣集祧廟議太常洪桂渚先生議所以處獻皇者甚正舉朝韙之卒為禮官所持比不佞承乏郎署則役已告竣久矣不佞猶追維扼腕欲踵太常言之會有以成事阻者亦竟寢此書葢予所商之堇父將以入告于我后而未果者也其揚扢古今甚核而臚陳四疑尤足以補太常所不逮可為一代鴻猷令明廷一旦舉而行之豈不卓然有光前人垂憲來禩而獨愧予之無

能為役也予因是重有感焉語云禮樂積百年乃興亦謂明良作合待其人而興之難故有君無臣自古嘆之獻皇之稱宗入廟始于一二邪佞之口當時已有詆其謬者特肅皇帝尊崇孝思愈引愈伸一時廷臣將順之不暇以至于此逮世廟升祔給事中王治遂首昌言之而時不能用至今以為缺典今上聖明不世出臨御之初虛懷訪落正臣子畢智殫勤之日稽古定制善繼善述千載一時而不幸又以齷齪禮官輩失之豈所謂必

侍百年者耶考王給諫之建白得之其友朱德懋史冊書之以為美談乃堇父竟不能得之于不佞君臣朋友間胥失之糞堇父之言終不可廢他日有舉而行之者推其自寸莛之叩不佞且託堇父以不朽視昔人有餘幸矣故紙在笥漫書數語于後遺堇父亦以誌予之素志云

芳齋公三世家乘跋

宗周述我祖三世事狀不覺肅然斂容焉嗚呼芳齋弗

可詳矣若遂安昆季之克孝克友素菴之善繼善述可謂世濟其美至居安思危四字尤足以見祖宗相傳心法凛凛乎盤盂几杖之嚴後之人茍能守之弗失亦可以永保家聲于無恙而惜也蒙業而安者之久而忘之也至于今宗風亦浸以偷矣語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我祖宗遭家不造父子兄弟間關萬里行則裹糧居則荷戈出萬死一生以延我劉氏我子孫一絲一粟何莫非祖宗之賜其忍忘之耶夫惟有前日之憂危而後

有今日之豫大亦惟有今日之豫大而即釀有異日之衰微安危倚伏之機亦誠可畏哉祖訓具在後之君子有繩武之思者尚三復于斯按司馬公固有三世墓表然未之豎也茲崇禎之戊辰公孫玉宇翁重脩墓道更于三世墓前各立石几而表題其上方頗足補昔人之遺時翁年已八十矣孝思如此允光世德云

芳齋三世祀典跋

劉氏處郡城者以芳齋為鼻祖一傳而遂安再傳而素

菴則二府君以後私之矣惟其私之也故并芳齋而私之遂不復知芳齋有宗子而宗子亦遂失其宗子之職享祀之不衷于禮所由來矣族屬之降也其不能不自親而疎者勢也而使無有乎親疎之間百世如一日者宗子主祭之法也予不肖居恒有感于斯因勸芳齋宗子之後特立祭田示芳齋有專享而因以二府君祔之歳時上塚三大支或分或合姑聽其便而不之强將劉氏二百年薄惡之習稍稍挽回以此乎君曰喪祭從先

祖則宗周滋戚矣

素菴忌祭跋

忌有祭志哀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子以事其父母自父母而及于祖及于曾祖及于高祖法無可推矣窮于情斯窮于禮窮于禮轉窮于情然宗周近閱故相沈龍江先生家祭法自其始祖而下皆不廢忌祭葢亦大宗子之禮然與芳齋于劉氏亦大宗也而傳世既遠廢忌久矣惟素菴之子孫自今日主祭者而言于

素菴猶稱高祖忌祭弗替昔也各房分之而今也合之甚盛舉也然則世世忌素菴乎曰易世議祧小宗子之禮然也夫大宗也而已在所祧不祧素菴何居且也遂安芳齋之不忌固不特在今日矣君子于此又傷之也無已請俟諸素菴議祧之日即前日之忌祭改而為時祭由素菴及芳齋三世合享以補從前之缺憾亦禮意也宗誼之渙也莫甚于素菴所分今也祫芳齋使大小宗子孫皆得與于祭以伸合渙之情則一舉兩得者乎

明德淵源録跋

劉氏祀典軍政皆有籍始自先宗長敬亭翁翁秉家政頗立紀綱為經久計見前僉憲公序中是時三世祭産不敷公嘗用此惓惓雖經宗周輩日為經營猶未及慰翁志以殁既殁十餘年今宗長册宇翁益引孝思加踪舊章用是宗周不敢忘前日之緒而竭蹶從之久之始以不腆之産告成事歲足以供烝嘗而君軍産之日有凌替者亦復不恤怨德以繩之稍可垂之世守矣追念

昔人良用憮然暇日取舊本更為潤色付之剞劂以示族人首載家乘具見世家之淵源如此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故題之曰明德淵源録是録也其事則祭祀燕享而已其義則尊祖敬宗而避豐禰之嫌收族合涣而通一體之愛宗周將竊取之庶以貽後人使無忘先緒云

恩綸册跋

恩榮世録者録恩數之最異者也何異乎爾先是宗周

釋褐于萬歷之辛丑殿甲之資當拜京朝官而宗周先期以内艱去是年秋冊立貞皇帝為東宮覃恩下逮凡應選京朝官而需次者皆給誥比宗周報闋謁選行人詢之當事者曰應補封從京朝官需次例于是驗封司特為題請得以正八品官誥貤贈我先君則異數一也既而宗周請告坐廢八年不赴官會貞皇帝哲皇帝相繼御極録用先朝遺逸之士起宗周儀曹郎而是時登極覃恩凡新被命者皆與宗周因得以赴官之日即補

官誥至此先慈并被一命矣又一異數也及宗周自儀曹改光禄丞晉尚寶少卿連擢僕少未任請告方俟命閒會冊立東宮覃恩宗周以去國之身未任之職而并邀新命又一異數也及宗周自僕少在告旋起銀臺被命褫奪不二年今皇帝登極又覃恩給還舊誥且起宗周為京兆又給京兆官誥于是晉贈我先考妣三品勲階且追贈我先大父母品亦如之旋奪旋予又加予之錫及三世尤稱異數云國制臣子服官非滿考不貤封

此外以國慶覃恩者普天曠蕩于臣子為特恩或畢世而不一遘如宗周不肖官行人得兩載餘不及考官儀曹者十閱月官勳丞者幾一載官尚璽者三閱月官京兆者一載倘必待滿考有尺寸之績而後推恩於所生則俟河之清終無日矣浮沉三十年之中而四遇覃恩邀此種種異數實惟我祖考積德累慶非朝伊夕天道有知雖阨于生前而終必獲伸于身後如操券然捧誦溫綸可為信而有徵矣夫以弱植如宗周居恒碌碌靡所

表見即冗員下僚已叠為清時所棄顧乃數仆數起㣲倖躐級至有今日信非徼惠我祖考之靈不及此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我祖考有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宗周其能乎哉顯揚之無當而燕翼是恃心滋愧矣庶其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日有孜孜以幾于無忝所生之義則宗周雖不肖其敢不自勉焉

書管石峯卷

石峯先生不急急于榮進不規規于利祿超然遠引急

流勇退意其胷中雅有邱壑趣非茍而已也觀其與秋江公書概可想見先生出入通津家無長物所至惟圖書數卷而相傳阨于一炬僅此書數通并雜詩藏于秋江家其後人遘而得之表章成軸寶為大訓宜哉予從其元孫德隅受而讀之慨然想見其為人其曰年踰耳順不及時行樂何為遐哉先生不可作矣試問先生所樂何事非榮華非利祿亦非泉石膏肓聽其子孫抽繹而光顯之予將于德隅父子間問弓冶焉行矣勉之

贈朱綿之進學解

予不敏與綿之共學有日每朋聚閒綿之嗒焉不輕啓一語意自得也一日綿之以進取見商近例許輸粟為明經高可謁郡倅下亦不失作仕進階親暱多慫恿者事且遂矣予正言解之曰子方有意于聖賢之學而以榮利鬧是背馳也曷亦從所好乎綿之曰敬受教明日朔友人私謂予曰今日之會綿之當不至矣或曰必無宿諾已而綿之忻然在座諸友既各商所疑予因諄諄

于義利之辨反覆數千言意未嘗不在綿之也綿之黙黙而巳越數日始叩以前事曰巳矣奉吾子之教勿再計矣予得之忻然居今之世學古之道有卓然不惑乎内外輕重之辨者必綿之也綿之其可與進于學矣予聞之君子之于學如饑渴之于飲食然彼飲食者亦既知稊稗之不如菽粟與饘酩之不如醴漿矣而猶未有濟于饑渴也必菽粟充腹醴漿入口而旨且飽焉至于厭足而後巳始知向者稊稗饘酩之果弗如也藉令菽

粟當前而弗御醴漿在列而弗舉則反不如稊稗糟酪可以濟一時之急而又棄弗取終聽其枵腹以死猶自詑于人曰我知味其誰信之夫學亦若是已耳綿之既知斯道之大性分之尊之有加于榮利矣請從而進焉如飲食者必期于入口不饜且飽不已庶幾其有成矣乎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及夷考其所學終不克躋諸顏冉蓋進道之難如此况又有前後異軌者綿之勉之矣雖然世有知菽粟醴漿之為美而終棄而弗顧者幾

人綿之既智足以及此而弟患其不能進觀其近日用心所爲嗒焉不致一語應必有獨領其趣而不可以名言者將毋此道已津津入口在齒頰間耶予是以知綿之之必有進也暇日偶書之以示同志使後之學者法焉

書王生伯含扇頭

伯含雅有志于學一日偕其雁行索中請益予則何以益伯含雖然語有之志立而學半蓋言其難也必也首

試之流俗之衕以防其溺也進試之氣質之蔽以矯其偏也又試之意見之似以清其脉也又試之夢寐之交以卜其安也斯可與言立志矣問所志何事曰閲此數闋更有何事請以商之素中

劉蕺山集卷十六